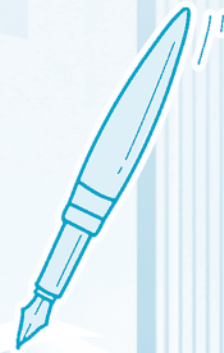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寒亭高里村的张柏庄是潍县第一批留日学生之一，他回潍组织了智群学社，参加创办志诚小学，开毛巾作坊，盈利用来支持革命活动。他加入同盟会，力挺曾在日留学的张鹏“不当夷人鹰犬”。张鹏仗义疏财，造福乡梓，与同好联袂从事公益事业。



日本留学归来寻路救国

张柏庄留日归来 创办实业支持革命

张柏庄，字筠轩，寒亭高里村（今属高里街道）人，潍县第一批留日学生之一，攻读警察学校城市管理和治安专业。

1905年，张柏庄在东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。归国后，先在长春市当了一段时间警察所所长，后回潍参与组织了潍县第一个以“研究新学，开通风气”为宗旨的学术研究团体“智群学社”，并参创志诚小学。后任潍县劝学所劝成员（也有所长一说），为开发民智、普及教育、传播新文化奔走呼号。

张柏庄“教育救国”“实业救国”双管齐下。他引进两台德国造编织机，在家乡开了毛巾作坊——这种非平板粗布而是带“毛”的巾帕很受欢迎，作坊盈利为所从事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一定经费。

他组织领导了潍县北乡共进会。同盟会潍县分会成立，他被推举为评议部部长，与同

仁戮力同心，在几个月内发展会员300余人。他参建高里小学堂和家乡桥道，并捐资为庞家小学、前阙庄小学、张庄小学扩改校舍。

1926年，张柏庄以山东省议会议员的身份联袂社会名流，为刺杀袁世凯未遂而殒身的潍县人孙振汉立碑纪念。

日寇在一孔桥建据点，到处搜觅翻译，张柏庄力挺曾在日留学的族侄张鹏“不当夷人鹰犬”。张鹏后来因邻村财主猜忌被羁押，他闻讯面见县长厉文礼，申明法律审决起码要有人证物证，不能凭猜测和传言，张鹏方得释。

张柏庄支持德国学医归来的三子张济卿创办青岛博济医院（一说柏林医院），亲自制定了“救死扶伤，治病首务”的院训。其晚年定居青岛，20世纪40年代去世，葬于万国公墓。后辈多为医生，其中不乏建树者。

张绍勋口述



于联英墓碑已被当作桥面。



张柏庄遗物



后人回忆张鹏事迹。

拒当日寇翻译 张鹏路上设计走脱

张鹏，字云举，寒亭高里村人。自幼父母双亡，由哥哥拉扯大，敏而好学。族叔张柏庄赴日留学期间归国一次，受托带他赴日，攻读日语专业，意在学成后教授将来的赴日生。

高里村东去二里就是日寇一孔桥据点。日军翻译严重不足，打听到张鹏的经历，便设法拉拢。张鹏常与友朋故知来往，不断往返县城，有几次鬼子假扮绑匪半途劫持他，又突然出面解救，企图让他记“恩”。

一天，鬼子捎话要他到一孔桥赴宴，说有要事“恳谈”，张鹏明白其醉翁之意，很反感，婉辞。鬼子又以官位相诱，许诺他当潍县城里的日语传习所所长。张鹏又推说有病，周旋不赴。鬼子便扬言焚烧张家祖宅，且不得扑救。张鹏担心殃及全村，考虑再三，答应赴宴，探听虚实，再作计论。一进门，鬼子就挟持

他引路进发安固镇，他假装听从，半路上故意摔倒。恰安固执事是他日本留学时学兄从凤辉的儿子，收留他养伤，帮他躲过一劫。

张鹏为人耿直豁达，并不以自己留过洋而恃才傲物，他家“来的都是客”，茶饭伺候。友朋集资帮他在村里盖了10间宽房大屋，名为“东升店”，下设木匠铺、诊治室、旅栈、澡池等，宾客满座，生意红火。一孔桥村拥有50多亩土地、外号“孙斜眼子”的地主被架票，赎出来后，竟怀疑东升店藏着绑匪或内应，花钱告到县公安局，致使张鹏被羁押。后经身为省议员的张柏庄斡旋，才得以出狱。

张鹏仗义疏财，造福乡梓，与同好联袂从事公益事业，是远近闻名的“大善人”。

《潍县志稿》载：“刘星垣、张云举、刘峰山等创立高里小学堂。”

张树生口述

志书表述或有出入 于家清贫难以建校

于联英1886年生于潍县后阙庄村一个农家，邑庠生出身。留学日本，归国后参加了潍县同盟会，一边教学，一边从事反清宣传。不少志书对他是否出资参建庞家小学表述不一，误导了一些史料文章。于家世代清贫，吃饭都成问题，不可能出资建校，随喜捐钱倒有可能。

《潍县志稿》载：“张世俊，字次英，庞家庄人，清廷末年催办学校，乡区多观望敷衍，世俊独不俟督催，约村中有知识者毅然创办庞家完全小学堂，基金半属世俊慨捐，学校甫立，即充该校校长兼教员十余年，修脯未尝取分文……徐（世昌）大总统亲染翰赠以‘急公好义’字样。”于联英若出资办学，得不到总统题字，列上名字总不为过。再如1986年《双杨镇志》记：“光绪末年（1906），停科举、兴学堂，庞家村人士庞乐述、张世俊、庞书显等，

发动村民将村东头的观音庙扒掉，建立了潍县西北部第一所小学，命名为‘庞家伦秀小学’。”开列这么多名字，还是没有于联英。为什么会出现他建校的说法呢？志稿另一处又说：“于联英、张次英等创办庞家庄小学堂……”竟冠于联英的名字于张世俊前。1983年《寒亭区志》言：“1906年……于联英、张次英等建庞家小学堂……”

于联英性格内向、不善交际，薪俸刚能养家糊口。他一生流离奔波、饱经风霜，得出“还是安安分分教书好”的人生经验，曾对友人说“授人学识，功莫大焉”。弥留之际，对守护人念叨：“什么也别干，教、教书，是铁、铁饭碗……”他的临终嘱咐仍有书生意气。他身后除了独养儿子“接班”，在望留、家乡教书外，再也没出现一个抱定这种“铁饭碗”的人。

于天刚口述